

新时代图书馆发展的中国实践及其理论贡献

陈传夫 陈 一

摘 要 从发展方式、发展模式、法治保障与治理能力等方面回顾了新时代图书馆发展实践,阐释了新时代图书馆快速发展的内在逻辑,凝练了新时代图书馆发展的理论贡献:图书馆发展应坚持发展价值的时代性、发展主体的人民性、发展本质的文化性、发展制度的基本性。新时代图书馆的发展,彰显了图书馆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内涵,为“图书馆要转向何方”全球之问提供了中国答案。图1。参考文献66。

关键词 新时代 图书馆发展 中国实践

分类号 G250.1

Chinese Practice of Library Development and It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in the New Era

CHEN Chuanfu & CHEN Yi

ABSTRACT

Library undertaking is an institutional policy related to the basic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It is a window to observe the stat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social civilization.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have impacted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libraries, while Chinese libraries are developing rapidly in the new era. 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es in the new era as the main object, this paper uses Chinese theory to explain Chinese practice, reasonably explains the logic of Chinese library development, and 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librar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Chinese libraries in the new era from four asp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mode, the innovation of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guarante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ance capacity. Development mode refers to the distribution, input, combination and use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which is summariz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funding input,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reform, establishment of the free and open system, and attention to people's livelihood.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refers to the principles, ways, procedures and methods follow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lower state to a higher level. It is specifically summarized from the aspects of government-led development, incorporation into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 incorporation into the public cultural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 projects to give full play to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The gradual establish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of libra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provided a guarante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anship, which is

通信作者:陈一, Email: chenyi@whu.edu.cn, ORCID: 0000-0003-1828-1165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CHEN Yi, Email: chenyi@whu.edu.cn, ORCID: 0000-0003-1828-1165)

mainly summariz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legislation, local legisl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tandard and normative system. Governance is the sum of many ways in which public or private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operate and manage the same affairs. This part sorts out from three aspects: the reform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the purchas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forces and social capital.

On the basis of systematically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es in the new era of four aspects: the strategic call for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of inheriting civilization, 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powerful promo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Chinese libraries has the following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library development should be oriented to social needs, people-oriented, adhere to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maintain the basic nature of the system.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in the new era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values,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civilization.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is still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the investment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e service efficiency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apital is still insufficient, and there is a gap with the people's good expectations.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the library shows the irreplaceable social value of the library, shows the connotation of adher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a Chinese answer to "which direction should the library head for". Facing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e library must adhere to the correct political direction, nourish the national soul, cultivat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sist on creating new achievements in the reform, embrace new technologies, promot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maintain higher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develop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in China. 1 fig. 66 refs.

KEY WORDS

New era. Library development. Chinese practice.

1 研究背景与问题

图书馆是重要的社会制度,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公共图书馆在提升国民素质与社会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图书馆事业是关系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公共事业,是观察社会建设状态^[1]、文化软实力^[2]与社会文明^[3]的窗口。长期以来,人们以为美国注重的是他们所谓的民主与自由,其实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是其公共图书馆制度^[4],美国公共图书馆年投入达 142 亿美元^[5],正是公共图书馆传播了美国的价值观,影响了欧洲、亚洲乃至非洲的文化与社会认

知。金融危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对全球图书馆的发展造成冲击。近十年来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数量从 2009 年最高峰时的 9 225 个下降到 2019 年的 9 057 个,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图书馆的资助、图书馆人均访问次数、人员费用支出均有一定下降^[6];英国受经济与脱欧等影响自 2010 年以来关闭了近 800 家图书馆^[7];日本公共图书馆实行“指定管理者制度”,使得工作模式变化,“招致社会各界的众多反对意见”,带来“负面影响”^[8]。学者普遍认为全球图书馆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at the crossroads)^[9-11]、“关键时刻”(at a critical juncture)^[12]。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丹顿说:“我们正处于图书馆历史的转折点上,却仍不知它究竟将转向何方。”^[13]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图书馆在新时代快速发展。全国公共图书馆总收入由2012年的100.21亿元上升到2020年的191.46亿元^[14]。2021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15个,总流通人次74613.69万^[15]。新时代是我国图书馆健康快速发展的十年,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也对全球图书馆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如何科学解释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实践,新时代图书馆发展对全球有何理论意义,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时代命题。

本文聚焦新时代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从“主体—功能”社会视角,强调主体性分析,关注社会效能。通过政策和文献分析、实地观察与体验,考察我国公共图书馆新时代发展实践;通过演化与制度分析,坚持用中国理论探索解释中国图书馆发展逻辑,总结新时代图书馆发展的理论贡献,为进一步认识图书馆的社会价值与发展规律,为图书馆事业在新发展阶段更高质量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也为全球图书馆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2 新时代图书馆发展的实践洞察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公共图书馆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战略目标,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同时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代背景中得到快速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2013年1月,文化部印发《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制定的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为公共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明晰了思路。2017年7月,文化部印发《“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进一步强调要“加大文献资源建设经费投入”,“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合理保障公共图书馆日常运行经费”。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的投入,文化事业费逐年增加,2021年达到1132.88亿元^[15]。2010年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总藏量、总流通人次、书刊外借册次、实际持证读者数、实际使用房屋建筑面积等数据都稳步上升(见图1)^[14]。2020年虽受疫情影响,但到年底“每万人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阅览室坐席数”“县均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有效读者总人数”均超额完成《“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中的既定指标。中国图书馆在经费投入、设施更新、保障条件等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法治环境日趋完善、服务效能和社会影响全面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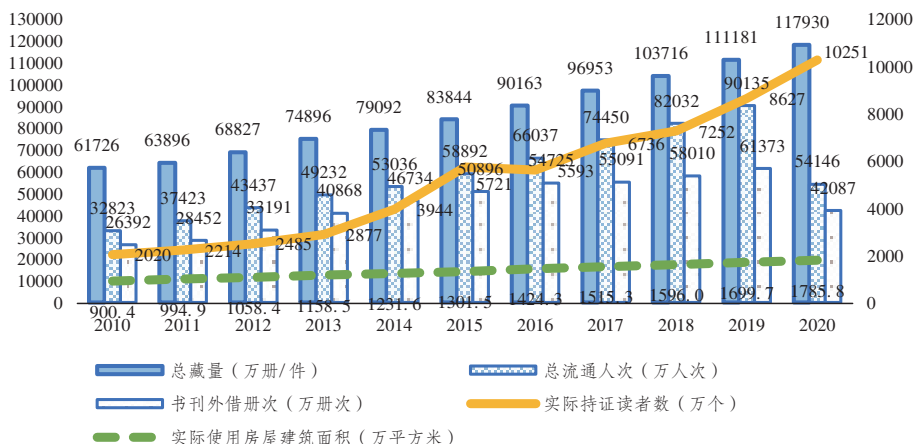


图1 公共图书馆主要业务及设施数据统计(2010—2020年)

2.1 图书馆发展方式转变

发展方式即“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16]。新时代中国图书馆发展方式的完善是对各类型资源的优化配置,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促进图书馆发展。不同的发展方式产生不同的发展效果。

(1)经费投入渠道多元。国家与各地财政部门大力支持文化事业发展^[17]。公共图书馆2012年收入合计100.21亿元,其中财政拨款93.49亿元,占比为93.3%;2020年收入合计191.46亿元,其中财政拨款182.13亿元,占比达95.1%^[14]。各地不断推进图书馆新馆建设,图书馆藏书空间、阅览面积、阅读环境、基础设施、自动化水平均大幅提升。国家也出台多项政策,鼓励社会资本投入。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强调“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公共文化领域”。2018年,全国75%以上的地市级政府、62%以上的县市级政府开展了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财政总投入近38亿元^[18]。2020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公共文化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其中规定地方文化文物系统所属公共图书馆实行免费开放,“所需经费由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档按比例分担”,并明确了五档的分担比例,建立起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进一步健全了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

(2)人力资源发展改革。2012年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从业人数整体保持稳定增长趋势,由2012年的54 997人增至2020年的57 980人。历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及《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显示,近年来,公共图书馆中级职称人员占比较为稳定,高级职称人员占比从2015年之后一直保持在10%以上,且保持逐年上升趋势,2020年达到12.2%,2019年专业技术人才数量较2011年增加3 867人,占比达70%。从人员招聘学科背景来看,公共图书馆招聘专业需求广泛,涉及众多专业门类,

除图书情报专业外,还包括小语种、计算机、生物、化学、文学、电气工程等各类专业。我国正在形成一支稳定、多元的公共图书馆人才队伍。

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是由政府配置人力资源,图书馆工作人员被纳入国家财政编制中,《公共图书馆法》对图书馆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能力、专业技能以及职称晋升有明确的规定,以法律形式为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在人才培养方面,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图书馆学人才培养体系和教育课程体系,为图书馆事业发展输送专业人才。

(3)免费开放制度建立。从2006年杭州图书馆试点免费开放,继之2008年全国博物馆免费开放,再到2011年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的免费开放,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免费开放由行业自觉发展成为国家意志,开启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普惠的“免费时代”^[19]。免费开放并不仅是免费借阅,还包括健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并免费向群众提供,向有需求的群众提供免费辅导、免费讲座和展览、免费开放公共空间设施场所等。国家以制度形式保障资金到位,2013年6月,《中央补助地方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印发,专项经费列入中央制度性预算,国家财政保障免费开放制度长效落实。2022年公共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补助资金超23亿元^[20]。

(4)面向民生重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服务边界不断拓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三网融合使得文化资源得以重新配置,资源与服务更快捷地与家庭、社区对接,为图书馆服务民生创造了新的环境,长期以来图书馆服务民生的基础设施障碍将逐步消除^[21]。图书馆利用资源、空间等优势加强与社区联动,将服务延伸到社区和家庭,举办就业培训、发展全民教育,将为市民提供技能培训作为主要业务,主动为社会公众提供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平等享有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权利。我国公共图书馆2019年举办的各类讲座、展览、

培训班数量较 2011 年增幅分别达 144.4%、234.3%、230.8%,2019 年流动图书馆(车)书刊借阅册次较 2011 年增幅也达 72.2%^[22-23],公共文化服务边界不断拓宽。

第二,积极推动全民阅读。自 2014 年起,全民阅读连续九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是图书馆的重要任务。公共图书馆因公益性、专业性和丰富的文化资源而成为全民阅读活动的主要阵地,是全民阅读活动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图书馆利用优质的阅读资源,通过延伸服务空间,建立集成服务网点,构建完善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使更多群众参与到全民阅读中来。

第三,积极参与扶贫工作。2016 年,党和国家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图书馆作为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场所,为全面脱贫战略提供有力信息支撑^[24],各地图书馆积极行动,利用文化资源助力脱贫攻坚。2016 年 12 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牵头成立“全国公共图书馆扶贫工作委员会”,确立了“为促进贫困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方向及措施参考”的基本宗旨;国家图书馆和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等结合自身优势,通过多种形式参与扶贫工作,2010 年至今,全国已累计建成 88 家图书馆科普教育基地^[25]。

2.2 图书馆发展模式创新

发展模式是从较低级状态向较高级状态转化时所遵循的原则、途径、程序和方式等,体现为发展方向与发展途径^[26]。我国公共图书馆以公共文化价值观为发展导向,由政府主导发展、国家财政予以保障,并将图书馆发展纳入国家宏观公共文化发展体系,以体制优势落实这一发展理念。

(1)政府主导发展。新时代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进一步加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发展模式。政府给予图书馆充分的经济保障、政策保障及人力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了国家发展图书馆的宪法责任;《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了“各级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主导责任、主体责任和法律责任”^[27];《公共图书馆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图书馆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公共图书馆建设纳入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加大对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的投入,将所需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并及时、足额拨付。

公共图书馆的教育、信息服务、文化传播和促进社会和谐的职能,其巨大的外部效应和社会效应都使公共图书馆服务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也决定了只有国家才能够规定这种公共产品的使用,也理应由政府的投入来维持公共图书馆的正常运转^[28]。中国图书馆发展的实践证明,政府主导的图书馆发展模式给予图书馆发展自上而下的动力和保障,推进公共图书馆社会职能的实现。

(2)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优先规划。新时代以来,国家从战略上对公共文化事业发展进行布局。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相继提出“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具体要求。行业规划方面,2013 年 1 月,文化部印发《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图书馆发展要融入国家战略,对图书馆的社会价值提出了更高要求;2017 年 7 月印发《“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2021 年 6 月印发《“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对图书馆发展的重点任务、重点项目做出规划,提出“提高服务效能,推进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化建设”“建设以人为中心的图书馆”等,明确了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远景目标和方向。

(3)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公共图书馆事业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总体战略,成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鲜明特色^[29]。《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将图书馆列为公共文

化设施,《公共图书馆法》明确“公共图书馆是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将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作为重要任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使得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供给、设施网络、资金人才技术保障、组织支撑、运行评估等有了明确的发展思路,进而彰显公共图书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特有价值,有效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利,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

(4) 发挥体制优势,建设专项工程。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发起了一系列文化专项工程项目,成为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有力载体,也进一步带动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整体发展。其中“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等被列为国家重点文化惠民工程。此外还有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文化工程。其中,2010年启动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实现数字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的共建共享,形成覆盖全国的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2021年,国家图书馆联合各地图书馆启动“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项目,拟以“1+3+N”的模式建设覆盖全国的智慧图书馆服务体系;关于建设智慧图书馆的内容已被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和《“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我国发挥体制优势建设专项工程,能够集中有限资源,实行重点突破,高效执行、有力推进,成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强大牵引力。

2.3 图书馆法制规范保障

公共图书馆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公共图书馆治理的关键在于制度体系建设^[30]。中国特色图书馆法制体系的逐步建立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1) 国家立法。图书馆是国家和政府为了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对此《宪法》有明确规定。同时,图书馆学界也

一直在推动制定本领域的专门法。2017年、2018年,《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相继施行。《公共图书馆法》的施行,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图书馆法律界定的形成,其中除明确图书馆开放的一般原则和核心任务外,还突出强调了“免费开放”“社会教育”和“公共文化属性”,并鼓励社会参与,体现出政府、市场、社会共同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思路^[31]。作为文化立法的一项重要成果,《公共图书馆法》进一步弥补了我国文化领域立法的“短板”,夯实了文化建设的法治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2) 地方法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颁布后,各地政府也在加快修订或制定本地区的相关法规条例,如《上海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与促进条例》(2020年10月)、《江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2021年7月)、《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2022年9月)、《深圳经济特区公共图书馆条例(2019修正)》(2019年9月)、《贵州省公共图书馆条例》(2020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公共图书馆条例(2022修正)》(2022年7月)、《湖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2022修正)》(2022年9月)等。目前我国已经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法制体系,为中国特色图书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制保障。

(3) 标准规范体系建设。标准化是图书馆管理的重要方法,是实现图书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没有标准化,就没有图书馆的现代化和专业化^[32]。我国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起步较晚,1980至1984年间,出台了一系列图书馆标准规范,如《汉语主题词表》《文献著录总则》《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二版)索引》等。但在之后较长时期,图书馆相关标准建设进入发展瓶颈,颁布数量较少且存在断续情况。2008年10月,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图标委”)成立,为满足图书馆工作规范化和数字化要求,组织开展了大量建设工作。截

至2022年4月,图标委现有归口管理的国家标准和文化行业标准共计91项,其中已发布实施65项。

2011年发布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是我国第一个规范公共文化的国家级服务标准,这一规范将许多图书馆服务的内在要求转化为外在的规范标准,将以往经验层面的惯例上升到图书馆工作标准化的高度,标志着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工作由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后,浙江省、广州市、重庆市等相继出台配套规范。2016年5月,我国首个针对社区图书馆服务、管理的行业标准《社区图书馆服务规范》正式实施,对于完善我国基层图书馆服务网络,提升社区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具有积极意义。2019年以来,在图书馆服务领域,国家又先后颁布实施了几项针对特殊人群的服务标准,如《图书馆视障人士服务规范》《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服务规范》《公共图书馆读写障碍人士服务规范》《公共图书馆听障人士服务规范》,《公共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集》《公共图书馆老年人服务指南》等也正在制定中。新时代以来,我国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内容逐渐完整,尤以编码、术语、缩微等基础标准和分类标引、文献著录等业务标准为主,服务标准和管理标准的数量也迅速增长,同时标准还进一步延伸到特殊人群服务、志愿者等主题,体系更加科学平衡^[33]。

2.4 图书馆治理能力提升

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34]。新时代,通过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实现对图书馆的有效治理。

(1) 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部署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点任务。2014年,文化部颁布了《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工作方案》,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重庆图书馆、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图书馆等10家单位成为试点。党的十九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2017年,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进一步引导和规范了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公共图书馆法》也明确规定了公共图书馆应建立以理事会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截至2020年底,全国组建理事会的公共图书增至406个^[35]。

各地根据实际探索形成了决策议事型、议事协调型、决策咨询型、决策监督型等多元理事会建设模式^[36],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已经进入全面推广时期。图书馆理事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行政事业一体化管理体制,不但能够拓宽工作思路,从多层次保障图书馆发展效率,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还强调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与社会的沟通,进一步提高了图书馆的行业价值。

(2)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改革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所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性目录》列明公共图书馆的运营和管理。2018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社会资本的注入给图书馆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一方面可以降低图书馆服务和管理过程中的成本,提高图书馆的组织效率,促进知识共享,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分摊发展中的风险,实现发展“成本社会化”。同时,各地公共图书馆也在不断探索创新合作路径,提高服务效

能。如政府通过公开招标、邀请招标、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向社会力量采购公共图书馆的运营管理服务。社会力量的加入提升了公共图书馆服务质量,给图书馆带来全新的改变,也为图书馆领域的深层变革带来“鲶鱼效应”。据报道,2018年,山西省晋中市图书馆引入社会力量对图书馆进行全面运营、管理,运营费用节省了20%;安徽省六安市图书馆实行全馆型委托运营,截至2021年5月,开馆不到两年已累计接待读者近181万人次,办理读者证8.2万余张,文献借还流通达289万册次,开展活动886场,在省内地市级图书馆中,11个月的数据排名第一^[37]。

(3) 社会力量与社会资本发展。社会力量一直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之一,是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原动力^[38]。“十一五”以来的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多次提出“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捐助和兴办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在用地、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志愿服务是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发展最普遍的一种模式,随着公共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群众文化志愿服务理念的逐步深入,图书馆志愿服务队伍逐渐壮大。图书馆志愿服务一般包括参与传统业务和参与延伸服务两类。据统计,2020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志愿者服务总人数494 755人,虽受疫情影响较2019年有小幅下降,但较2015年增幅仍超207%,志愿服务队伍也比2015年增加3 205支,志愿者参与图书馆服务的种类更加广泛。通过图书馆志愿服务,读者由图书馆服务享受者变为参与者,更近距离地参与到图书馆发展中来。

社会捐赠是社会力量参与的主要渠道,主要包括个人捐赠、企事业捐赠和慈善捐赠三大类。如2020年12月3日,杨晦先生子女向国家图书馆捐赠杨晦译注及其师友书信手稿等珍贵文献93种3 330册^[39];章如庚慈善基金会“爱心图书室”向贵州雷山县16所学校捐赠

了爱心图书室^[40]。通过基金会吸引和募集社会捐赠也是其中重要举措。调查显示,目前我国81.82%的省级公共图书馆开展了图书捐赠工作^[41]。

3 新时代图书馆快速发展的内在逻辑

新时代经济社会和制度不断变革发展,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图书馆在与经济社会互动过程中获得了创新发展的机遇与动力。

3.1 全面小康的战略推动

“十三五”时期,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小康,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小康,经济发展是全面小康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基础,“知识资本”已经成为当今经济活动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42]。图书馆利用本身的知识资源优势,为政府、企业等相关利益者提供更具智力因素的深度加工的情报资源和研究成果,协助决策。同时,在数据驱动经济发展的浪潮下,数据成为关键资产和核心资源,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图书馆在企业 and 用户存储数据、选择数据、分析数据等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43],履行服务经济发展职能。

全面小康以人为本,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标。图书馆一方面要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发挥专业优势,着力提升全体民众的信息素养,为民众的终身学习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另一方面,图书馆作为公益性公共服务机构,应针对贫困地区创新服务内容、服务模式,要在提高脱贫人口信息化素养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城镇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镇信息化建设为图书馆的服务提供了更便捷的基础平台,客观上推动图书馆数字化发展。同时,城镇化发展也对图书馆提出更高要求。为当地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是公共图书馆的基本职责。公共图书馆在区域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传统简单的

信息传递服务走向更高深的知识服务,是信息时代公共图书馆职能拓展的重要表现。

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也对图书馆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图书馆,特别是医疗等领域的专业图书馆来说,这意味着用户群体发生了变化,图书馆也必须随之调整自己的资源配置和馆员结构。图书馆创新服务方式,完善符合不同用户群体需求的空间环境;针对特殊群体开展延伸服务,开展多样化的培训、讲座,提升服务品质,满足高质量发展要求,同时也为全面小康建设提供支持。

3.2 传承文明的历史担当

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不同的文明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不同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格局^[44]。文化是育人化人、塑造社会文明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建设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途径。图书馆在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提升文化自信上发挥关键阵地作用。

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留存下来的经典名著、优秀篇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至2022年,全国古籍普查完成270余万部,约3000万册件。普查成果通过“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和《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向全社会发布,实现全时全域共享^[45];2021年4月,中宣部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明确了23个重点项目,“国家古籍保护及数字化工程”“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均在其中。

图书馆除了担负着保留人类文明发展脉络、保护历史延续性的重要职责,还作为人们学习知识的终身课堂,一直以来发挥着社会教育职能和引领作用,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的教育、服务功能愈发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图书馆在传播知识方面处于核心位置^[46]。在新发展阶段,图书馆应创新服务方式,通过活动赋能,提升图书馆对读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积极

响应时代发展和读者需求变化,优化服务手段,强化数字资源整合推介,以智慧化服务提高文化传播效能,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更好地实现文化传播、以文化人的目的,多方面提升公众的文化素养。

3.3 公共服务的协同推进

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保障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等政策文件中均在“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保障特殊群体基本文化权益”“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保障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对公共图书馆提出明确要求。

作为服务范围最广、直接面向大众的各级公共图书馆,对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能、保障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协调性、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进一步扩大了图书馆服务的覆盖面,增强了服务的时效性^[47],是促进图书馆服务融合发展,拓宽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发挥主体作用,成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重要阵地。

新时代我国公益性文化事业取得长足进步,面向基层的文化惠民工程深入推进,贫困地区文化面貌大为改观,公共文化服务整体水平明显提高^[48]。县域图书馆总分馆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实现了农村、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整合和互联互通,成为城乡一体化文化建设、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截至2021年底,全国2636个县(市、区)建成图书馆总分馆制^[15],占全国县级区划单位总数(2844个)的92.69%。

3.4 数字技术的有力推动

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为

图书馆管理水平与服务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有力保障。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随后,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进一步为我国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方向指导。2021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建设数字中国”。信息技术是推动图书馆进步的根本力量,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化必然导致图书馆的革命^[49]。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呈现出高速度、大容量、泛在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下,以5G、人工智能、区块链、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下一代信息技术和国际布局实施的新基建正在助推图书馆从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走向智慧化。新技术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图书馆的服务生态,并将继续改变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如运用语义技术、关联数据、数据挖掘等技术的知识发现服务平台、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知识资源集成服务平台的建设已经成为图书馆的发展趋势。公共图书馆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数字资源的集成化管理、知识化组织,并提供智慧化服务成为发展的主要方向。

数字环境也给用户提出了更高要求。2021年11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这标志着我国开始迈入“数字文明社会”。在数字文明社会建设中,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图书馆新的时代使命。数字素养不仅仅指人们获得单一技术技能,更多指人们深度理解数字环境,提升数字交互自由和风险意识。图书馆要在数字公民发展中起到引领作用,强调自身价值和自身肩负的公共利益使命,并在建立互联网问责制中发挥作用^[50]。图书馆应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在提升高品质数字生活、提升高效率数字工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激发数字创新活力、提高数字安全保护、强化数字社会法治道德规范等方面起到指导和引领作用^[51]。在此过程中,

图书馆的自身价值和所肩负的公共利益使命得以进一步凸显。

4 新时代图书馆发展的理论贡献

新时代公共图书馆创新了发展方式、发展模式,积累了发展经验。新时代图书馆的创新发展,也是对图书馆转型方向等世界性难题进行的实践探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4.1 图书馆价值的时代性

图书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机构,应深深根植于经济社会实践。图书馆只有永远站在时代前沿,服务时代需要,才能保持自己的社会价值,并不断提升行业价值。

(1) 图书馆发展要瞄准国家重大需求。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经历深刻变革,文化强国战略全面实施,图书馆面临重大发展机遇,同时也伴随着风险挑战^[52]。新时代,图书馆把握发展机遇,积极落实文化数字化战略,开展全民阅读、文化扶贫、信息扶贫、党史学习,通过文化专项工程落实社会需求,在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决策、推动文化强国建设、提升国民素质、培育文化自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真正肩负起“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历史使命。图书馆发展要瞄准国家重大需求,把握时代特征,体现时代价值,才能保持图书馆的社会主流地位。图书馆要成为社会的“锚机构”(Anchor institutions)和社会发展的“赋能者”(Enabler)。图书馆只有始终保持“公共性”,回应时代需求,保持与时代发展同频,才能获得发展资源,获得社会认同,保持主流地位。

(2) 图书馆发展要坚持用先进的发展理念指导。新时代,我国把握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律,坚持发展的系统观,始终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注入动力,通过内部结构优化与治理改革,实现图书馆的整体协调发展,融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鼓励社会参与,提升开放共享水平,以共享

发展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社会参与,形成了开放多元、充满活力的图书馆服务体系。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图书馆发展还要不断采纳先进技术,永远站在时代技术前沿。当前,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以数字化生产力为主要标志的全新历史阶段,数字化成为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点^[53]。新技术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图书馆生态,并将继续改变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如云存储、区块链、增强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文化与数据资源发现、存储、检索、共享利用创造了新环境。图书馆应紧跟时代节奏,把握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为公共文化数字化、智慧化发展做出新贡献,促进图书馆在未来的创新发展。

(3) 图书馆发展要以社会效益为中心。图书馆服务效能代表了图书馆社会功能实现的程度。作为提供知识信息服务的公益性文化机构,图书馆核心价值就集中体现于公共服务与知识服务的综合社会效益,图书馆的全部工作都是为了服务社会^[54]。要进一步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整合功能,利用各类培训讲座,满足群众终身学习的需求,成为群众文化生活的标志性场所;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传承作用,建设成为当地文化地标,凸显图书馆文化凝聚力和引导力;充分利用资源优势,为国家重大决策、公共文化、教育、科技与人才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数字社会建设提供信息支撑。

4.2 图书馆主体的人民性

未来的图书馆发展,是伴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发展。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道路设计,必然要求图书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时代图书馆发展历程表明,图书馆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汇聚社会资源,促进图书馆事业快速高质量发展。

(1) 图书馆为了人民的发展原则。我国文化强国建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性是

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属性。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是推动科学发展、切实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随着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文化需求越来越旺盛,文化权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让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是社会公平、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公共图书馆便承担着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责任^[55]。图书馆发展应以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为导向,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文化理念。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含了更多的文化期待。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一位公民对信息和知识的需求,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56]。图书馆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作为服务宗旨,不断更新资源、创新服务模式,拓宽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路径,以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为服务思路,将人民的满意度、获得感作为评价图书馆发展的根本标准。

(2) 坚持图书馆公共性,坚持平等服务。公共性也是一种公共精神,体现了开放、包容、平等的价值观。图书馆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语言、社会地位和任何其他特征,向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服务^[57];给公众提供公平、平等、开放的阅读机会,公平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是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特征。

人民主体性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应坚持的根本原则。图书馆依法设立、国家财政的投入为图书馆公共性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免费开放、资源共享、总分馆等制度的确立不断拓宽图书馆公共性内涵,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这也才有了务工人员留言图书馆,感动亿人的故事。在新的信息环境下,多样化信息渠道给图书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人们对图书馆“公共”与“平等”的信念与期待从未动摇过。在智慧社会,图书馆肩负消弭数字鸿沟、提供可信服务的新使命,成为促进社会信息公平、社会信息诚信的坚实力量。公共图书馆提供服务,保障社会公众知识获取的便捷性、安全性,降低获取

风险与成本,是智慧社会带给图书馆的历史机遇与时代挑战^[58]。

(3)未来图书馆要充分关注发展效能。图书馆服务效能是图书馆为用户提供符合需求、均等化、专业化服务的程度^[59]。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的《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部署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品质发展的方向和任务,包括公共文化空间提档升级、数字资源建设、深化均衡发展、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建设、开放发展等重点任务。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意见》对“十四五”时期文化数字化发展提出了具体目标并部署了重点任务,包括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夯实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促进文化机构数字化转型升级、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构建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等。

新时代以来,我国图书馆总体服务效能有了大幅提升。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书刊外借册次、举办各类活动、活动参加人次、办理借书证数量都稳步上升。未来图书馆发展要更加关注发展效能,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特别要加强基层、乡村公共图书馆建设,发挥国家对图书馆投资的整体效能,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和全覆盖;全面推广法人治理结构,社会共同参与图书馆治理,将图书馆与社区及其他行业发生联系,拓宽图书馆服务范围,提升图书馆治理效能。

4.3 图书馆本质的文化性

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促进图书馆转型。在丰富的信息环境中,图书馆之所以存在与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图书馆坚持文化内涵。文化是社会永恒的需要,也是图书馆发展的社会动力。

(1)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内

涵性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人类的进步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借鉴和承袭,图书馆最完整、最广泛、最有序地保存和记录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文化。公共图书馆更是社区、城市乃至国家的文化中心,担当着文化传承、服务社会的使命^[24]。新时代图书馆功能不断拓展,涌现出很多的特色图书馆、主题图书馆,推进了很多新型服务,但其共同特征是以文化为基础,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成为当地的文化地标、展示城市文明的窗口。“城市书房”“农家书屋”“文化驿站”等成为各地公共文化服务的新载体,这些文化品牌积极传达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发挥图书馆的社会文化建构功能^[60],有效提升文化软实力。

(2)图书馆应以文化为基础延伸服务体系。在社会数字化进程中,图书馆与社会机构合作举办多种文化活动,成为社会新型综合性空间,但无论图书馆的形式、功能如何拓展变化,其保存文化、传承文明的根本属性不应改变。图书馆应始终以文化为基础凸显其社会效益,拓展自身的服务体系,向社会输出普遍、均等、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坚守平等性、公益性、开放性、人文性的文化特质^[61],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彰显自身的公共文化内涵,在各类型文化互动中增强文化自信^[62],实现引领和重建社会文化的使命与担当,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重要阵地作用。

(3)应坚持图书馆与其他文化阵地的协同发展。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希望更便捷、更全面地获取文化资源。与此同时,图书馆也面临与众多商业性文化机构的竞争,单一的公共文化资源、服务能力、经济实力并不占优势,图书馆应进一步加强与其他文化阵地如博物馆、档案馆、文化馆、城乡文化中心的资源融合与协同发展,实现跨领域的共建共享和服务集成,也更有利于实现数字文化资源建设的规范化和规模化,形成发展合力,有效提升文化、知识传播规模,促进我国社会文化资源保存、保护和利用。

4.4 图书馆制度的基本性

作为公益性社会事业,图书馆的发展始终需要得到国家与社会的大力支持。只有建成图书馆基本制度,才能保障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基本制度的含义是从制度上保障图书馆发展所需的必备条件,并不因为其他政策的调整、行政变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1)图书馆发展的法定性。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法制保障。将图书馆各项工作纳入法制轨道,才能从根本上协调和优化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外环境及其运作机制^[6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从根本上确立了通过法律保障图书馆制度的依据^[64]。《公共图书馆法》建立了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法律框架,用法治思维、法治手段来推动图书馆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使民众公平自由地享受宪法赋予的文化权利,从文化自觉走向了法制保障^[65]。这是我国公共图书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2)图书馆发展的制度稳定。图书馆是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社会制度,应具有长期稳定性特征。财政投入水平直接决定图书馆发展能力。新时代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财政投入占GDP比例均保持在0.18%左右,虽然距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但GDP占比相对稳定并呈现小幅上升趋势。《公共图书馆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对“财政投入”“政府主体责任”等的规定,为图书馆的稳定发展进一步提供保障。随着宏观治理层面的逐步完善,我国公共图书馆也应加快完善基本制度体系建设^[27]。如“主体责任制度”,明确政府的主体地位,强化国家义务,对图书馆建设经费、用地、人员和运行经费等做出制度安排;“免费开放制度”,虽然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已经普及,但需进一步制定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资金保障制度,并设

定不同类型、不同层级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服务标准;“专业服务制度”,建立图书馆员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净化馆员队伍。只有将图书馆制度建设为基本社会制度,才能确保图书馆的投入连续性、长期性,保证其资源、队伍、设施稳定,有效保障公共图书馆事业充分、平衡、可持续发展。

(3)图书馆发展的充分平衡。图书馆的充分性发展对于提升整个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完善服务体系发挥着关键作用。我国区域、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一些地区图书馆存在数量少、分布不合理、辐射范围小等问题。图书馆的均衡、充分发展有赖于法律法规和制度的保障,公共图书馆法治体系的完善,以及一些国家级图书馆发展标准规范的实施为图书馆的充分性发展提供保障。在现有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各省应根据实际发展水平,进一步制定地方性标准规范,量化、细化、全面化发展指标,明确图书馆发展基本指标、基本服务内容,保障公众基本文化权益;通过总分馆制度、图书馆联盟加强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共享,实现资源互补,共享资源与服务,改善图书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5 结语

新时代图书馆快速发展,在价值观建设、公共文化建设、提升国民素质与社会文明水平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我国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做出了贡献,也为未来图书馆更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图书馆的发展,仍然存在城乡、区域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财政投入有待加强,服务质量效能有待提升,资源汇聚能力有待强化。基层图书馆还存在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问题,与人民群众的需要还存在一定距离。人均资源与服务指标上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29]。搭上国家文化数字化、智慧化战略快车,加强基层图书馆治理创新,补齐基层图书馆短

板,仍是我国图书馆在新发展阶段面临的艰巨任务。

我国已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特别强调“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66]。图书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窗口,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新时代图书馆的发展实践,彰显了图书馆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昭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图书馆要转向何方”世界之问提供了中国答案。面向新发展阶段,图书馆必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在改革中创造新业绩,拥抱新技术,坚持促进转型创新,推进数字化智慧化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再立新功。

致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图书馆发展风险规制研究”(编号:19ZDA340)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吴建中,范并思,陈传夫,等. 面向未来的图书馆与社会[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47(2):4-28. (WU J Z, FAN B S, CHEN C F, et al.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library and societ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1, 47(2): 4-28.)
- [2] BELL E C, KENNAN M A. The library as soft-power actor: a review[J]. IFLA Journal, 2022, 48(4): 706-716.
- [3] 王世伟. 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中推动公共图书馆的高质量发展[J]. 图书与情报, 2021(1): 11-18. (WANG S W. Promoting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i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ocial civilization[J]. Library & Information, 2021(1): 11-18.)
- [4] HARRIS M W, THALER J. The soft power of the information sciences: Western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s library and archival systems[J]. Library & Information History, 36(1): 32-48.
- [5] 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ults from the FY 2019 public libraries survey [R/OL]. (2021-08) [2023-02-08]. <https://imls.gov/sites/default/files/2021-08/fy19-pls-results.pdf>.
- [6] 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Public libraries survey [EB/OL]. [2023-02-08]. <https://www.imls.gov/research-evaluation/data-collection/public-libraries-survey>.
- [7] 2010年以来,英国已关闭近800家图书馆[EB/OL]. (2019-12-06) [2021-12-25]. <https://www.china-news.com/gj/2019/12-06/9026895.shtml>. (Nearly 800 libraries have been closed in the UK since 2010 [EB/OL]. (2019-12-06) [2021-12-25]. <https://www.chinanews.com/gj/2019/12-06/9026895.shtml>.)
- [8] 曹磊. 日本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运营的负面影响及社会反思[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7, 26(3): 29-35. (CAO L. Negative impact and social introspection in outsourcing of Japanese public library management[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2017, 26(3): 29-35.)
- [9] HORRIGAN J. Libraries at the crossroads [EB/OL]. (2015-09-15) [2023-02-08].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15/09/15/libraries-at-the-crossroads/>.
- [10] CHELLIAH R J. Libraries at the crossroads: strive and thrive or resist and perish [EB/OL]. (2017-04-28) [2023-02-08]. <https://realkm.com/2017/04/28/libraries-at-the-crossroads-strive-and-thrive-or-resist-and-perish/>.
- [11] MEDEIROS N. Every (e)book its (e)reader: book collections at a crossroads[J]. OCLC Systems & Services: Inter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Perspectives, 2010, 26(4): 229-231.
- [12] SMITH M. Topten challenges facing public libraries[J]. Public Library Quarterly, 2019, 38(3): 241-247.
- [13] BENINTENDE E M. Provost calls for improved libraries [N/OL]. The Harvard Crimson, (2009-03-03)

- [2023-02-19]. <https://www.thecrimson.com/article/2009/3/3/provost-calls-for-improved-libraries-the/>.
- [14] 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2021[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2.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he PRC.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es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 2021[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22.)
- [15] 文化和旅游部. 2021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2-06-29) [2023-02-08]. https://zwgk.mct.gov.cn/zfxgkml/tjxx/202206/t20220629_934328.html.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he PRC.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2021[EB/OL]. (2022-06-29) [2023-02-08]. https://zwgk.mct.gov.cn/zfxgkml/tjxx/202206/t20220629_934328.html.)
- [16] 马凯. 科学的发展观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J]. 求是, 2004(8): 7-11. (MA K.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 of economic growth[J]. Qiu Shi, 2004(8): 7-11.)
- [17] 财政部. 全国各地财政部门大力支持文化事业发展[EB/OL]. (2011-10-23) [2022-05-18]. http://www.gov.cn/gzdt/2011-10/23/content_1976269.htm. (Ministry of Finance of the PRC. Financial departments all over the country vigorousl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undertakings[EB/OL]. (2011-10-23) [2022-05-18]. http://www.gov.cn/gzdt/2011-10/23/content_1976269.htm.)
- [18] 褚树青.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研究[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 2. (CHU S Q. Research on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library construction[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9: 2.)
- [19] 胡智锋, 杨乘虎. 免费开放: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创新[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28(1): 139-146, 161. (HU Z F, YANG C H. Free opening: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China nation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J].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3, 28(1): 139-146, 161.)
- [20] 财政部.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公共图书馆 美术馆 文化馆(站)免费开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EB/OL]. (2021-10-29) [2021-11-01]. http://jkw.mof.gov.cn/gongzuotongzhi/202111/t20211130_3770600.htm. (Ministry of Finance of the PRC. Notice on issuing the budget of free opening subsidy funds for public libraries, art galleries and cultural centers (stations) in 2022 in advance[EB/OL]. (2021-10-29) [2021-11-01]. http://jkw.mof.gov.cn/gongzuotongzhi/202111/t20211130_3770600.htm.)
- [21] 赵蕊菡, 罗博. 三网融合环境下公共图书馆民生服务创新[J]. 图书与情报, 2012(2): 61-68. (ZHAO R H, LUO B. Innovation in public library livelihood service under the triple play environment[J]. Library & Information, 2012(2): 61-68.)
- [22] 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2020[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1.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he PRC.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es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 2020[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21.)
- [23] 文化部. 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2[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 (Ministry of Culture of the PRC.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ese cultural in 2012[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2.)
- [24] 饶权, 李致忠, 陈超, 等. 滋养民族心灵 培育文化自信——感受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精神[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9, 45(5): 4-14. (RAO Q, LI Z Z, CHEN C, et al. Nourishing national spirits, cultivating cultural confidence: reflections o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reply to retired NLC expert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9, 45(5): 4-14.)
- [25] 徐基田. 图书馆科普教育现状与发展路径探究——基于25个省市88家科普教育基地调查[J]. 图书情报工作, 2020, 64(9): 35-45. (XU J T.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in library: a survey of 88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bases in 25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J].

-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20, 64(9): 35-45.)
- [26] 范海燕,李洪山. 城乡互动发展模式的探讨[J]. 中国软科学, 2005(3): 155-159. (FAN H Y, LI H S. Analysis on the interaction development model between city and rural[J]. China Soft Science, 2005(3): 155-159.)
- [27] 柳斌杰. 文化领域的基本大法[G]//柳斌杰, 雒树刚, 袁曙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解读.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 1-8. (LIU B J. Basic law in the field of culture[G]//LIU B J, LUO S G, YUAN S H.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Beijing: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2017: 1-8.)
- [28] 易向军, 李蔚蔚. 论公共图书馆的制度设计[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0, 36(5): 121-125. (YI X J, LI W W. On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0, 36(5): 121-125.)
- [29] 北京大学国家现代公共文化研究中心课题组. 面向2035: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公共图书馆体系[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2, 48(1): 4-16. (Research Team of National Modern Public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of Peking University. Looking into 2035: building up the world class public librar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2, 48(1): 4-16.)
- [30] 肖希明, 石庆功. 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图书馆治理制度体系[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0, 46(5): 4-21. (XIAO X M, SHI Q G. Constructing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public library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0, 46(5): 4-21.)
- [31] 李国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历史贡献[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 43(6): 4-15. (LI G X.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the Public Librar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7, 43(6): 4-15.)
- [32] 黄宗忠. 论图书馆标准化[J].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0(2): 107-114. (HUANG Z Z. On library standardization[J].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1990(2): 107-114.)
- [33] 严继东, 刘元珺. 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建设法律环境需求分析[J]. 图书馆, 2017(9): 13-16. (YAN J D, LIU Y J. Needs analysis on the legal environment of library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system construction[J]. Library, 2017(9): 13-16.)
- [34]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rhood[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3.
- [35] 文化和旅游部. 2020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1-07-05) [2021-10-31]. http://www.gov.cn/xinwen/2021-07/05/content_5622568.htm.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he PRC.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2020[EB/OL]. (2021-07-05) [2021-10-31]. http://www.gov.cn/xinwen/2021-07/05/content_5622568.htm.)
- [36] 苗美娟, 陆晓曦, 张皓珏. 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事业十年回顾与展望[J/OL].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3, 49(1) [2023-02-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746.G2.20230109.1438.002.html>. (MIAO M J, LU X X, ZHANG H J. Review and prospect of public librarianship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st ten year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3, 49(1) [2023-02-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746.G2.20230109.1438.002.html>.)
- [37] 杜洁芳. 他山之石 何以攻玉——安徽社会力量运营图书馆的探索之路[N]. 中国文化报, 2021-05-27(06). (DU J F. Stones from other hills may serve to polish jade: the exploratory way of Anhui social forces running libraries[N]. China Culture Daily, 2021-05-27(06).)
- [38] 王子舟. 社会力量是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原动力[J]. 图书馆论坛, 2009, 29(6): 42-46, 57. (WANG Z Z. Social forces are the original motiv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brarianship[J]. Library Tribune, 2009, 29(6): 42-46, 57.)
- [39]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年鉴2020[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1.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National

- Library of China yearbook in 2020[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21.)
- [40] 章如庚慈善基金会“爱心图书室”雷山捐赠活动举行[EB/OL]. (2018-05-30)[2022-05-18]. <http://www.rmzxb.com.cn/c/2018-05-30/2071285.shtml>. (Leishan donation activity of “love library” of ZHANG Rugeng Charitable Foundation was held[EB/OL]. (2018-05-30)[2022-05-18]. <http://www.rmzxb.com.cn/c/2018-05-30/2071285.shtml>.)
- [41] 刘艳, 林岫, 付唯莉. 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网站捐赠栏目调查与分析[J]. 河南图书馆学刊, 2021, 41(9): 34-36. (LIU Y, LIN X, FU W L.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donation columns of provincial public library website in China[J]. The Library Journal of Henan, 2021, 41(9): 34-36.)
- [42] 张炳发, 万威武. 知识资本评估研究述评[J]. 科学学研究, 2001(3): 66-69. (ZHANG B F, WAN W W. A review on the studies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measurement[J].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001(3): 66-69.)
- [43] 陈传夫, 冯昌扬, 陈一. 面向全面小康的图书馆常态化转型发展模式探索[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6, 42(1): 4-20. (CHEN C F, FENG C Y, CHEN Y. Adopting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normalized transformation: how libraries contribute to the comprehensiv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6, 42(1): 4-20.)
- [44] 王世伟. 信息文明与图书馆发展趋势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 43(5): 4-20. (WANG S W.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 and library development trend[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7, 43(5): 4-20.)
- [45] 陈雪.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熊远明谈“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五周年[N]. 光明日报, 2022-06-22(09). (CHEN X. Let the words written in ancient books live: XIONG Yuanming, the curator of the NLC and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ooks, talks about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ancient books protection plan”[N]. Guangming Daily, 2022-06-22(09)).
- [46] 传承文明 服务社会——周和平谈国家图书馆开馆接待读者100年[N]. 光明日报, 2012-10-28(09). (Inheriting civilization and serving the society: ZHOU Heping on the opening of the NLC to receive readers for 100 years[N]. Guangming Daily, 2012-10-28(09)).
- [47] 李国新.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蓝图和行动指南[N]. 中国文化报, 2021-03-24(002). (LI G X. Overall blueprint and action guid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N]. China Culture Daily, 2021-03-24(002).)
- [48] 王晓晖.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N]. 人民日报, 2020-12-30(09). (WANG X H. Improve the level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N]. People's Daily, 2020-12-30(09).)
- [49] 李金荣. 信息技术是推动图书馆进步的根本力量[J]. 图书馆论坛, 2010, 30(6): 179-183. (LI J R. Advances in technology to lead the library[J]. Library Tribune, 2010, 30(6): 179-183.)
- [50] IFLA. IFLA trend report 2018[EB/OL]. (2018-08-27)[2022-06-21]. https://trends.ifla.org/files/trends/assets/documents/ifla_trend_report_2018.pdf.
- [51] 程焕文. 中国迈向数字文明社会——《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的时代价值与图书馆的时代使命[J]. 图书馆论坛, 2021, 41(12): 2-5. (CHENG H W. China moves towards a digital civilized society: the value of the times and the mission of the times of the program for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and Skills of the Whole People[J]. Library Tribune, 2021, 41(12): 2-5.)
- [52] 饶权. 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历史经验与转型发展[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9, 45(5): 15-26. (RAO Q. The experi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ibrarianship[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9, 45(5): 15-26.)
- [53] 马兴瑞. 加快数字化发展[EB/OL]. (2021-01-16)[2022-06-21].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01/16/c_1126986143.htm. (MA X R. Accelerate digital development[EB/OL]. (2021-01-16)[2022-

- 06-21].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01/16/c_1126986143.htm.)
- [54] 黄俊贵. 图书馆核心价值及其实现[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8(5): 14-19. (HUANG J G. Core library value and its realization[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8(5): 14-19.)
- [55] 范并思. 公共图书馆的制度研究: 十年回顾与述评[J]. 图书馆杂志, 2013(7): 9-15. (FAN B S. On “public library as an institution”: 2002—2012[J]. Library Journal, 2013(7): 9-15.)
- [56] 陈传夫, 肖希明. 凝炼共识 昭示理念 推进合作共享——我们理解的《图书馆合作与信息资源共享武汉宣言》[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6(2): 2-7. (CHEN C F, XIAO X M. Pursuing the ideal in common on library cooperation and public access to information; our views on the Wuhan Declaration on Library Cooper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06(2): 2-7.)
- [57] IFLA-UNESCO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 2022 [EB/OL]. (2022-07-18) [2023-02-08]. <https://repository.ifla.org/bitstream/123456789/2006/1/IFLA-UNESCO%20Public%20Library%20Manifesto%202022.pdf>.
- [58] 饶权. 现代图书馆越来越“智慧”[N]. 人民日报, 2020-11-13(20). (RAO Q. Modern librari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lligent”[N]. People's Daily, 2020-11-13(20).)
- [59] 邱冠华. 公共图书馆提升服务效能的途径[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5, 41(4): 14-24. (QIU G H. Approaches to improve service efficiency of the public librar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5, 41(4): 14-24.)
- [60] 曲莎薇. 阅读推广: 图书馆实现社会文化建构功能的新路径[J]. 图书馆, 2020(12): 88-92. (QU S W. Reading promotion: a new path for libraries to realize the soci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function[J]. Library, 2020(12): 88-92.)
- [61] 肖希明. 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价值[J]. 图书馆论坛, 2011, 31(6): 62-67. (XIAO X M. The value of library as the public culture space[J]. Library Tribune, 2011, 31(6): 62-67.)
- [62] 项久雨. 新发展理念与文化自信[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 270(6): 4-25, 204. (XIANG J Y.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cultural confidence[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8, 270(6): 4-25, 204.)
- [63] 裴红艳, 赖湘蓉. 近10年来我国图书馆法制建设研究之进展[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0(3): 76-80. (PEI H Y, LAI X R. Advances of research in library legislation in China in the last ten year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0(3): 76-80.)
- [64] 陈传夫, 刘杰. 图书馆制度建设的法制化路径[J]. 图书馆论坛, 2007, 27(6): 231-235, 12. (CHEN C F, LIU J. The road for legal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library system development [J]. Library Tribune, 2007, 27(6): 231-235, 12.)
- [65] 李东来. 让更多的人享受图书馆——从文化自觉走向法制保障[J]. 新阅读, 2018(6): 20-21. (LI D L. Let more people enjoy the library: from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o legal guarantee [J]. Fresh Reading, 2018(6): 20-21.)
- [66] 丁立群.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是人民的精神家园[N]. 光明日报, 2011-11-24(02). (DING L Q. Culture is the blood of a nation and the spiritual home of the people[N]. Guangming Daily, 2011-11-24(02).)

陈传夫 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陈 一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收稿日期: 2022-09-20)